

一 花 一 世 界

禅 禅人 禅事

黄复彩 著

一花一世界
一佛一如来
一刹一净土
一禅一智慧
一叶一菩提
一物一有情





一花一世界

禪 禪人 禪事

黃復彩 著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花一世界：禅 禅人 禅事 / 黄复彩著。—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，2007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458 - 9

I. —… II. 黄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5685 号

策 划：刘冬冠 刘丽娟

责任编辑：刘丽娟 刘冬冠

封面设计：张晶灵

版式设计：李如琬

一花一世界 禅 禅人 禅事

著者：黄复彩

印刷：上海长阳印刷厂

出版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装订：上海长阳印刷厂

地址：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版次：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邮编：200336

印次：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网址：www.ydbook.com

开本：787 × 960 1/16

发行：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字数：312 千字

制版：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张：15.5 插页 1

印数：1—6100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458 - 9 / I · 155 定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62347733）

如发生质量问题，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：021 - 62347733 - 8555

谨以此书，献给我最尊敬的皖峰上人！

一本献给上人的书

自序

2002年农历四月初八，释迦牟尼圣诞，对我来说，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那天凌晨，我最尊敬的导师和方外挚友皖峰上人在睡梦中安然示寂，永远地离开了这方世界。熟知我的朋友都说，上人是我的半片天空。现在，这半片天空塌了，我突然就陷入一种莫知所以的状态。我这才知道，这些年我虽然一直就意识到他是一个日渐衰弱的老人，但我似乎从来就没有做过失去他的精神准备。

一年之后，我将上人的灵骨亲手送入那尊我为他设计的灵骨塔内。当天晚上，我辗转在榻，竟彻夜未眠。拧开灯，一页一页地翻着过去的日记，回想着那些与上人相处的日子，辛酸而又幸福，同时也更深切地认识到，这些年来上人所给予我的一切智慧和处人处事的方法，是普天下任何有形的物质都无法相比的。于是，我披衣在床，一口气写下了《上人的舍利》这篇文章。我的另一位方外朋友、九华山佛学院院长藏学法师在读完这篇文章后说：你是否意识到，这是你写得最好的文章，它的空灵，让人感受到生命之外的东西。

毋庸讳言，我们生存的这一方世界越来越喧嚣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也越来越浮躁。这些年来，上人总是以他超拔于世俗的人性影响着我，他也总是让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根性。这正如我在《城市中的森林》这篇文章中所写的：“穿越城市的喧嚣，我总能找到一种特有的宁静。”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逃避世俗的人，也不认为自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高和清傲。但是，正如夜晚的睡眠是白日生活的必须，走进林荫覆盖的森林是对城市生活的某种调节一样，人总是需要不时地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，人也总是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，惟有这样，才能使自己不至于被城市的烟尘弄得精疲力竭，从而活出一个健康而有意义的人生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

自己的方式,在一个最能感知和牵引时代脉搏的单位工作,却又能时常地出入于古寺,行走于山野,在一种超然的世界里感受世俗以外的东西。在这些不间断的行走中,我也真的从山野、从古寺、从纯朴的老农以及渔民们的身上感悟到人性中最原始最本质的品性。我庆幸生活给了我一份特别的恩赐,正如上人所说:“出而不隐者是俗境,隐而不出者则是痴境。”

很多年里养成的习惯,但凡写出满意的文章,都喜欢跑去告诉上人或读给他听。其实我知道有些文章中所表达的意象是与上人的生活并不吻切的,但我感觉上人的快乐是真实的,上人脸上所流露出来的笑容也是真实的。有时候,捧着我的新书或是刊登了我的作品的刊物,我感觉上人比我还快乐,上人也总是一次次地说:加倍努力啊,争取写出像《红楼梦》或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那样的书来。很少有人对我的写作做出这样天真而不切实际的鼓励。但是,在写作越来越成为某种谋生的手段,在文学越来越被社会所漠视的今天,上人的鼓励,就好比荒漠里不时降下的雨水,总让我在懈怠或失望之中得到新的动力。因此我也总是不断地对自己说,一定要加倍地努力,只要还有一个人能为你快乐,就永远不要懈怠。

上人离去的这些日子里,我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,每当写出了认为满意的文章,总会去告诉上人,让自己的快乐与上人分享。我一直觉得,上人并没有真的离开我,我似乎仍听到上人在说:你觉得写作快乐,就去写吧。

现在,在上人示寂五周年之际,我的禅意散文《一花一世界》终于出版了。为此,我要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,感谢责任编辑刘冬冠、刘丽娟夫妇。我想此刻,上人一定已闻到了这本新书油墨的清香,上人也一定会为这本新书的出版而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因此我也效法那些前辈作家,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特别地写上:

谨以此书,献给我最尊敬的皖峰上人!

作者

2007年6月8日

目 录

一花一世界

- 一片羽毛划过天空/3
心月/5
童年的寺庙/8
我和皖老的最后一次散步/12
上人的舍利/16
白云岩寺见青鸟记/20
少林剑/22
极乐有茶香/24
桩佛/26
山寺一夜/28
城市中的森林/30
——致皖峰上人
轻轻的闵园/32
雁荡情缘/35
肉身/38
舍利/42
在大士阁给居士讲经/45
去看弘一法师/48
鲍冲湖雨中泛舟/50
紫石塔/52
麓山寺的雾/55
十月，在闽南/57

紫竹林寺里的年轻女尼们/57

兄妹/59

天界寺里的阿姑/60

珍珠鸟/63

佛光音乐会/64

治父山寺雨中一日/66

卢舍那大佛的微笑/70

佛事杂记/72

早课/72

过堂/73

晨钟暮鼓/74

坐禅/75

一佛一如来

与僧人弘慈的一次聚会/79

圆成的圆融/82

三个小尼姑/84

懒悟的懒及悟/87

法胜及法胜的诗/90

流浪的人儿飘流在外/94

遭遇一群居士/96

与种菜的僧人聊天/98

惠安女子/100

禅病/104

飘泊的心/108

补衲的老僧/110

一个受人尊崇的大师,一个真实的人/112

一刹一净土

- 山野小寺六亩田/119
云门寺的饼/121
栖心亭/124
西竺庵/126
甘露寺记/129
小巷深处的庵/131
江边有座大土阁/133
在香山茅棚/135
塔影/138
再说迎江寺/140

一禅一智慧

- 生死之间/147
善良中的自私/150
定心石/152
吉祥草/154
在观音寺捡垃圾/156
一树半边生/158
一棵小树的生与死/160
在山野中行走/162
死亡境界/165
快乐没有大小/167
见而未见/169
耍猴/171
一对老夫妻的生活禅/173
孩子与鸟/175

我知道自己丢失什么了	/177
想在山里安一个家	/179
见山是山,见山非山	/181
心里明白	/183
一只画眉鸟	/185
善待麻雀	/187
跪着的女孩	/188
看鸟	/190
牛歌	/192
“真好啊,真好”	/195
佛像	/197
佛珠	/199
佛音	/2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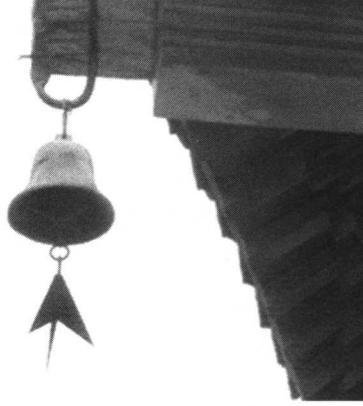
一叶一菩提

失落的大雁	/205
一盘棋局上的人生	/209
天柱山禅话	/212
南岳记行	/217
皇帝菩萨梁武帝	/221
南泉普愿的人格魅力	/225
“我愿是座赵州桥”	/2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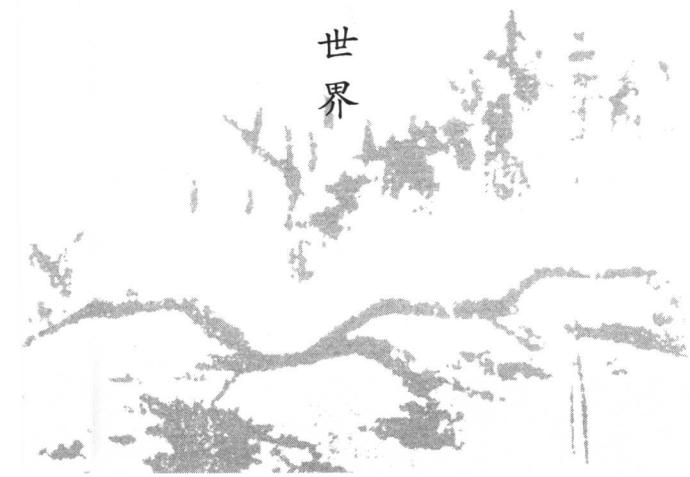
一物一有情

哪头牛不是菩萨	/15
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	/19
我的妻子也能住庵	/27

吃饭就是我的本分事/37
说得出一斧头,说不出也是一斧头/41
狮子洞中岂有异兽/44
佛与屠夫/47
怎么落到这种地步/49
一指禅/54
叫你去穷究到底/65
佛不烦吗/69
木炭里爆出金豆子/81
替你把病治好了/93
鸚鹉学舌/99
竹密岂妨流水过/107
供养了一个俗汉/111
坏了我的家风/123
因为您有杀人之心/128
老头儿,我认识你了/143
寸丝不挂/155
桶底脱落了/172
辜负了老僧/174
尼姑原是女人做/184
善昭上堂说法/189
说说看,这是什么/194
蛤蟆还是茄子/200



一花
一世界



一片羽毛

划过天空



原以为云居山也像九华山一样，是一座现代的城市，是一处人头攒动的风景名胜，然而它不是。除了那几排青砖铁瓦的寺宇以及寺宇前大片大片的稻田，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留连的风景。我想，这正是云居山，就像一个真正的禅者，与自然的山水融为一体，既不高深莫测，也不夺人眼目。

虽然是第一次来云居山，但我对它并不陌生。好多年前，我读过一本介绍禅者虚云的书，云居山正是他 120 年人生中最后的驿站。虚云漫长的行者生涯曾有过许多传奇性的经历。在终南山那座终年不闻人迹的山崖前，年轻的虚云守着几株洋芋，守着一座茅棚，体悟着人世的孤独。一次，一位僧侣前来看他，在他的茅棚前，杂沓着零乱的兽迹，茅棚里，端坐的虚云禅定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僧侣呼之不应，便猛击一下他身边的引磬，在悠长的金属声中，虚云从禅定中醒来。虚云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我的洋芋该熟了吧。揭开锅盖，娴熟的洋芋长满了白毛。谁又能知道，这位寂寞的僧人在他的思维里究竟盘桓了多少时间。对于一个禅者来说，时间和空间都只是一种概念，只有永恒的自然才具有生命的意义。在禅者的眼里，禅是风的飘忽，是鸟的鸣叫，禅又是一切天籁之音，惟有禅者，才能从这些自然的山水中体悟到生命的真切，感受到生活的真美。

我来到虚云塔院，塔院就坐落在山门的右侧，背倚一片青山，前方则是一片开阔的山地和一片郁郁的稻田。塔院里没有一个游人，惟有三两个守塔僧偶或走动，四面青山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，越发衬托出塔院的宁静。走进塔院，几只鸽子扑扇着翅膀从头顶飞过，然后就落在那尊塔上。塔为四角方形，远远看去，几乎就是一尊简朴的纪念碑。就是在这样的纪念碑里，栖息着中国的一代禅匠，他历经三个朝代，肩挑七家法脉，以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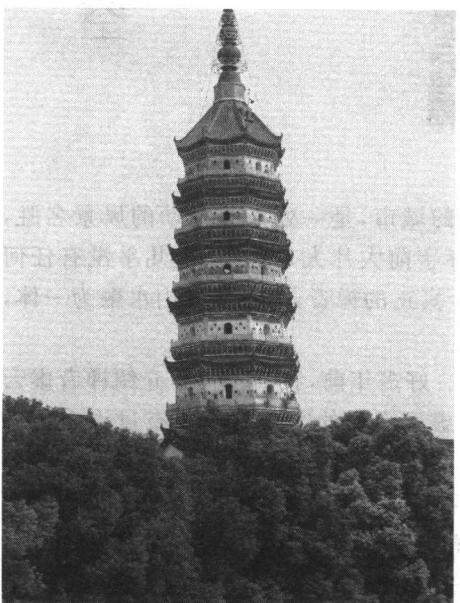




己的独特禅思让中国禅源远流长，直至远播日本、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。

塔前供设着一尊不大的瓷质画像，依然对我们熟悉的形象：须发飘逸，双眼微闭。虚云留给世人的照片几乎都是这样，不管世事发生怎样的变化，他似乎永远禅定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世俗的人们无法理解一个禅者的另类人生。很多年前，我随同朋友拜访一位40年未曾下山的老尼，当有人问她知道不知道山下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时，老尼回答说：无须知道。或是怕我们不能理解，老尼接着又说：“心性里的社会，是永远也不应该改变的。”

老尼的话，够我们认真思索了。多少年来，我们飘忽的灵魂总是感到无所依持，在飞速变化的世俗中，我们努力挣扎却总是感到无所适从。于是，我们不得不陶醉于欲望的欢歌并以此来麻醉自己渐近愚钝的灵性，我不知这到底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悲哀。



连，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因缘吧。

天色渐淡，我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，下了塔基，回头再望那尊静穆的墓塔，但见西斜的太阳正没入青山的一侧，塔在几束光晕的衬托下呈现出虚拟的轮廓。我被这美轮美奂的奇景实实在在地迷住了。恍惚间，几只鸽子掠过我的头顶，在一阵翅膀的振动声中，一片羽毛在空中划着优美的曲线，直落到我的脚下。心微微一震，拾起这片羽毛，竟是那样的白，那样的轻，我小心地将它放入行囊。在一刹那间，我突然感到生命的无比庄严，就像这飘落的羽毛，在它落下的一刻，你能说那不是生命的一次出神入化的表演吗？



性明法师灵塔就位仪式，是在性明法师圆寂两周年后才在摘星寺正式举行的。

说是仪式，其实不过是邀法师生前的几位要好的僧侣和朋友开一个小型座谈会，啜一杯清茶，诵几遍《心经》。我想，这正是性明法师自己的意思。心月无形，我自常宁。这是性明法师生前所作的一句偈子。那一年我首次拜访他，临别时因我的索书，法师以此偈书赠与我。现在，这偈子就挂在我案桌的右墙上，而性明法师却寂灭了。这很能使人联想到佛教中关于生命的有形和无形的记述。

我这次上山，一是参加性明法师灵塔就位仪式，再就是同性明法师的弟子佛智师共同商议出版性明法师诗歌总集《心月集》事。这是法师生前就议定好了的事，当时法师还特别嘱咐，让我为《心月集》作序。他自认为我这位方外忘年交是这世上最理解他及他的诗的人，所以才把如此重担压在我的肩上。只是这几年出版业萧条，一个和尚的诗集，能够赏鉴并有勇气接受的出版家实在是太少。直到不久前，一家出版社才答应以半自费的形式出版《心月集》。倘法师在世，不一定能接受此种被动的出版条件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好认同了这铁定的现实。可以告慰法师的理由也是有的，六祖慧能说过：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出世法从来就随世间法的变化而变化。

轮到我认真去处理这件事时，我却突然又觉得手足无措了。法师在时，我总是不急，心想有什么不懂或不明白的，坐一趟车，问一下法师也就是了。然而待到法师在突然间离我们而去，我才真正感到，我还半点没读懂法师及法师的诗。

性明法师一辈子效法弘一大师，尽管很多有学问有修行的出家弟子要追随在他的足下，但是他从来不肯收留其中的任何一位。他居无定所，一辈子闲云野鹤，真正是天





上地下，四海为家。而到了晚年，他却一改往日习性，不仅收留了像佛智师这样在佛学上平平、修行上也无特别之处的青年僧人为自己的传承弟子，并且接受了外埠一位大居士的布施，在摘星崖建造了这座寺庙安居下来，直到圆寂也不曾离开。

有人说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摘星崖地处偏僻，环境幽雅，最适合禅者居住。当然这只是一种俗家的理解。

我想起一年夏天我去找他。当时他不在寺里，我沿着寺外潺潺而动的溪水一路拾景而下，当溪水绕过一座兀立的山崖后，陡然开阔，明净的河滩上满是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泼水声，河水在阳光下闪烁着点点银光。性明法师赤着足，裸着上身，正同一群牧牛童在戏水捉虾。我参加了他们的游戏，尽管那天我们未曾捉得一只小虾，但我们似乎都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虾。这充满了大自然无限生机的图画长久地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令我难忘，那洋溢着无穷生命力的欢笑声曾长久地激动着我，使我感受到一种勃发的生命的欢欣。

那么，在河滩里同孩子们戏水捉虾的性明法师就不够宁静吗？同老农们聊天，闲云野鹤样四处游荡，像蓝天浮云般飘忽无定的性明法师就不够宁静吗？

更让人难以揣摩的是，就在摘星寺大殿落成的当天夜里，性明法师却神秘地失踪了。没有人能说出他失踪的原因，无法追寻到他隐去的足迹。他的眠床上那床薄薄的棉被还留下他的睡姿，他的衣物印章等一物未少，他的案桌上还留有一幅墨迹未干的东坡居士的《水调歌头》：

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；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……

显然，他的归去不是毫无心迹的。他去追寻他的心月，追寻他生命的圆满去了。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，他终于回到他该回的地方去了。

是夜，我宿在摘星寺那散发着木质清香的西寮房里。四周万籁俱寂，参加性明法师灵塔就位仪式的人都走了，空寂的摘星崖只剩下我和佛智师两人。空山野寺，偶尔从山谷里吹来一阵山风，掀动摘星寺檐角的风铎，发出一阵阵“丁零丁零”的响声，使人仍感到这世界流动着生命的汁液，使人感到这自然的阒静中孕育着不安和躁动。

我睡不着，拥着被推开窗棂，一股清新的山风带着甜丝丝的气息向我扑来。月亮还没有升起来，暗蓝的天空缀着几颗明亮的星，星星神秘地眨着眼睛，仿佛在引人去探索那无际的星空中关于生命和人生的奥秘。

出自清末翰林家庭的性明法师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，国民革命爆发，性明法师仰止中山先生，投笔从戎，追寻国民革命的曙光，于黄埔军校步兵科六期毕业，由上校教官而至授少将军衔。从“丈夫安得雌雄剑，叱咤天外看龙眠”的世俗眼光来看，性明法师可谓人生快意了，然而此后不久，他却突然弃官出走，遁入空门。

当时，有多少人为他惋惜。的确，他本可以在尘世间干一番伟业，有一番作为的，然